

◀ (上接10版)

鼓如箕之舌,弄如簧之言,百方容悦,迁就是非以市其奸,使人悦听,目之为巧也。(七股)“色庄焉已耳,或时平和色之。温厉在乎己,乌可令之以取人哉?”彼小人者欲厚乎其利,广乎其闻焉,则必揣庄颜正色忤于世,乃阉阉然逞脂韦之态,献胁肩之谄,便佞侧媚、卑鄙奉承以投其好,使人亲狎,谓之为令也。(八股)而必断其为不仁者,何欤?盖是非之良,人必具之,岂曰小人无之乎?彼口是而心非,面从而后言,视其实心将何所有哉?(九股)好恶之心,人必有之,岂曰小人无之乎?彼阳誉而阴挤,外亲而内讪,顾其实情将何所存哉?(十股)其曰不仁,不亦宜乎?故《诗》垂颜厚之训,《书》载孔壬之畏,其亦可惧而可慎也。

全文以圣人、小人分立两柱,以十股分论圣人与小人在德与言、貌上的不同,而尤着力于对“彼小人”的鞭挞。该文在立论上符合《论语》的本意,辨事物,称德仪都离不开言与色,然言要由衷,表里应如一。但若以制义规则论之,该文的议论方式尚未讲到点子上,算不上优秀的八股文。按张鼐的说法,对于此题,“‘巧’、‘令’字不必说到已甚,凡强排道理皆巧言也。”(张鼐撰《新拟科场急出题旨元脉》,溧阳世庆堂天启三年刻本,第3A页)张鼐的意思是,如果在“巧”、“令”两字上多着言,则也是一种巧言。明清时期制义高手于此题上的名文多着眼于“仁”字——内在的修养才是最重要的。朱熹在这一句上有重要提示:“致饰于外,务以悦人,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。”(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48页)强调“本心”。何焯说得更加明白:“加之察省,切己反求,从言貌细微处实下手做工夫起,不是汗漫观人之法。”(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,中华书局1987年版,第27-28页)都是强调此文的运思方向是切己反求,由心出发,去体认“仁”。康熙丁酉科江南乡试严文在同题元墨之承题即曰:“盖仁者心之德也。”全文即内内而外,“仁者吾心之所依以为宅者也,既骛于言,又骛于色,虚灵之用,日事于杂揉而欲依乎本然之宅而不他,此势之必不能者也。”(胡先琅辑《国朝历科元墨正宗》第三册,清三多斋嘉庆四年刊本)正如王己山所评:此文“只争向里向外之别,题意自谏然以解。”(同上)乾隆乙卯顺天乡试王廷藩之元墨也同此思路,其承题曰:“心驰于外,仁之存者鲜矣。夫仁,人心也,言而巧、色而令,心驰于外矣,其仁之存也几希。”(《国朝历科元墨正宗》第十册)伊藤东涯此文却于“观人”上着墨甚多。

但事实上他对八股文这种文体的了解尚属表层。八股文的

外结构(即八股文与四书五经乃至子史百家的关系)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写作成规(如题界、顾上而不侵上,照下而不犯下、不以二氏人制义等)(详见陈维昭《论制义理论的空间范畴》,第十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[旧金山]参会论文)并未被伊藤东涯所意识到,其制义全无此类观念,故缺少那种对四书五经顾盼迎让而形成的“狮子戏球”般的灵动与洒脱。

**伊藤东涯**的制义更多的是只有破题、结语,而不刻意于排偶。像《学而时习一节义》,伊藤东涯以学与习并立,重点强调“教化”之重要性。对于此题,张鼐说:“‘时习’便‘悦’,非‘时习’中更有一个‘悦’也,分别是圣心默自体勘,自觉有得,故形容摹想,正是学而不厌心境。要讲得极细,似圣学不厌趣味,方妙。”(张鼐撰《新拟科场急出题旨元脉》,溧阳世庆堂天启三年刻本,第1B页)伊藤东涯此文则是信笔而写,从“教化之所及无穷”论至“四端”,又论至他对“夫子之学”的独特理解:“若夫以格物穷理持敬主静为学者,是后世之学,非夫子之学也。以章句训诂文艺博物为学者,是俗儒之学,非古者之学也。然夫子之所谓学者,亦非必舍文字,废闻见焉,而文行忠信阙殆阙疑,以充拓其见闻,若夫曰修身而已而不从事于文,则固陋鄙野,亦未足与语也。此夫子之教所以为至大,而孟子之所以羽翼之者,实一家同脉相为表里也。”(《绍述先生文集》第十八卷,古义堂藏板1761年版,第7A-7B页)断然否定宋代理学。

他写的制义,有一些题目像截搭题,但他仍是当成一篇大文章来写。如《君子创业义》,题来自《孟子》,为截下题,全句为“君子创业垂统,为可继也。”既截去下文,则其法为“照下而不侵下”。东涯此文,破题便直犯下文之“垂统”、“事之可继者,在于强为善也”。作者并没有“题界”的意识,只是凭自己对《孟子》的理解,将“创业”与“垂统”对峙,并立两柱:“自其祖先之构于当时而言之,则曰创业也,非善则后世何以继之乎?自其子孙之续于今日而言之,则曰垂统也,非善则今日何以承之乎?”(同上,第47A页)

又如《天何言哉义》,既可理解为截上题,也可理解为截下题。《论语》的原文是:“子曰:‘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,天何言哉?’”伊藤东涯此文在形式上虽颇具八股文之骈偶形式,但他全无“题界”意识,在题目之前后上引下连,纵横议论。

圣人明天道无言之实,以示道之外不乎事实也。盖世之观圣人者,知其见诸言语辨说之为教,(一股)而不知验诸践履躬行之教。(二股)于是乎至其曰无言而若其

难以述焉。夫子之欲无言者,将为滞言淫辞而发之耶?(三股)抑欲使用力于实践尔耶?(四股)何不观诸天道于穆不已之妙而识之耶?今夫天斯昭昭之多也,而一气之发,机缄密运,实有以司生长收藏之权,阴阳于是乎调,星辰于是乎列,然无有声色臭味之著也。(五股)且夫天其苍苍之色也,而万物之殖,随物流形,皆有以遂物茂蕃虎之生,庶类于是乎遂,品物于是乎亨,然非有命令教戒之愁也。(六股)圣人之德亦复如此,其巍焕乎外者皆中实之孚,而观之者岂试之于可观之文而已乎哉?(七股)其炳琅乎言者即实德之符,而其学之者岂附之于何述之叹而可乎哉?(八股)要知圣人一言之微,一劝之细,皆靡非无隐之教,而不特试之于言而可知而已也。若夫绝言语外文字,而谓道于是在焉者,亦异端之见,而不足与言圣人之德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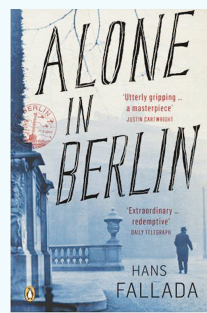
伊藤东涯既不喜朱熹理学,则其对四书的诠释,自不受理学约束。在《学而时习一节义》中,他以孟子所说的“四端”演绎学习与教化的重要性。他说:“吾想四端之心,人人具足,不假外求。苟知扩而充焉,则四海之广,兆民之众,无难保者也。”这段诠释其实来自乃父伊藤仁斋。伊藤仁斋认为,孔子于仁义礼智,只教弟子行之之方,而不释其义。只有孟子以“四端”诠释仁义礼智之原委。“程朱诸家所以不免于仁义礼智之理有差者,盖为不知原之孟子,而徒就论语言词上理会仁义礼智之理焉耳。”(伊藤仁斋《语孟字义》,宝永二年[1705]跋本,第23A页)说孟子“其意以为人之有是四端,即性之所有,人人具足,不待外求,犹四体之具于其身。苟扩而充大之,则成能仁义礼智之德,犹火之始燃,自至燎原之炽;泉之始达,必至于襄陵之荡,渐渐循循,其势自不能已焉。”(同上,第23B页)这个“人人具足,不待外求”虽多少有心学、佛学的意味,但对于阳明之学,伊藤仁斋仍认为其未得孔子之真谛,究其原因,为未能探源于孟子。这正是伊藤父子相同的儒学理路。

日本江户时代儒学盛极一时,儒学教育遍及京都、江户和各地藩校,却并未因此而形成八股取士制度。伊藤仁斋的古义堂私塾为伊藤东涯的八股文写作提供了“月课”的环境,伊藤东涯本人对文章美学的重视成为他实践八股文写作的重要契机。他一生所创作的44篇制义,是今天仅见的日本人所创作的八股文,具有重要的文章学、教育学、域外汉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。

(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。上篇“盛行儒学的江户时代日本为何拒斥八股文”见《文汇报学人》2019年10月18日)

## 十本书让你爱上柏林

柏林充满戏剧性的城市历史,印证着20世纪的跌宕起伏,她身上的累累伤疤也刺激着一众诗人、小说家、导演述说着她的故事。文化旅游网站 culture trip 选出十本以柏林为背景的书,带你观看这座城市。



**汉斯·法拉达《柏林孤影》**(1947, 英译本 Michael Hofmann 2009)

这部小说是二战后德国出版的第一批反纳粹的小说之一。出版于法拉达去世那年,根据真实事件创作,讲述一个工人阶级的丈夫和妻子独自行动,成为德国抵抗运动的一部分。

**克洛伊·阿里吉斯《云之书》**(2009)

驻扎伦敦的墨西哥作家的第一本小说,讲述一个墨西哥女孩来到柏林寻找这座城市历史的故事。这部小说的主角不是这个女孩,而是柏林这座城市。

**伊恩·麦克尤恩《无辜者》**(1990, 中译本朱乃长 2010)

这部间谍小说背景设定在冷战初期,也是一个经典浪漫爱情故事。

**克里斯多夫·伊舍伍德《别了,柏林》**(1939, 中译本孙法理 2016)

伊舍伍德在德国魏玛时期创作的小说,具有半自传的性质。其中人物都难逃纳粹魔掌:歌厅的歌手,同性情侣,犹太后裔。这部作品后来改编为久负盛名的音乐剧《歌厅》。

**阿尔弗雷德·德布林《柏林,亚历山大广场》**(1929, 英译本 Eugene Jolas 1931, 英译本 Michael Hofmann 2018, 中译本罗炜 2003)

德国文学巨匠德布林的这部作品常被拿来与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作比较,被认为是20世纪最佳小说之一。故事围绕着亚历山大广场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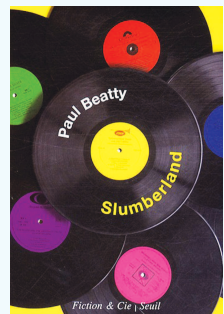
开。如果只读一本关于柏林的小说,这是首选。

**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《天赋》**(1938, 英译本 1963, 中译本朱建迅 王骏 2004)

纳博科夫的最后一部俄语小说,代表着与旧世界的告别,而这部半自传体小说是在柏林写的,描绘了俄国流亡青年艺术家在欧洲大陆的生活。

**安娜·丰德《史塔西地带》**(2002)

澳大利亚作家丰德1990年代中期在柏林工作,她渐渐被东柏林的城市历史所吸引。书中人物生活在曾无处不在而余力未消的史塔西影响之下。虽然两德形式上统一,但真正的和解还有待时日。



**保罗·贝蒂《睡城》**(2008)

一个DJ追随一位爵士乐手来到西柏林的酒吧“睡城”,这部讽刺小说里充满音乐文化,是一部后冷战时期的柏林风情画。

**彼得·施耐德《跳墙的人》**(1982)

施耐德1968一代的主要知识分子,这部市民和记者视角的短小作品一出版,便成为1980年代的经典,很快被改编为电影。后来,则成为一部预言。

**乌韦·蒂姆《仲夏夜》**(1998)

这部小说以两德统一后的当代柏林为背景,主角是个写不出新书,开始写关于土豆的文章的作家。为了做研究,他去探访了住在东德的土豆专家。其中充满了超现实的场景。(黎文)

